

榕树下 华语文学门户

读书季
Reading

朱仲祥 著

血色 破晓

不为人知的宝藏，精心设计的阴谋
阴谋与爱情，铁血与柔情，迷惘与求索，人性与兽性……

中国工人出版社

血色 破晓

朱仲祥 著

③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破晓 / 朱仲祥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08-5717-4

I. ①血…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3763号



血色破晓

出版人 李 强
责任编辑 左 鹏
责任校对 张圣南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引 子 / 001
- 一、奇缘与孽缘 / 006
- 二、带枪的莽和尚 / 015
- 三、深夜初探遇仙寺 / 022
- 四、蒲团之下的秘密 / 027
- 五、她自地狱来 / 034
- 六、孤胆闯魔窟 / 043
- 七、相见在淫邪笑声中 / 048
- 八、发黄的《永历实录》 / 053
- 九、穿越“龙宫仙府” / 058
- 十、大西皇帝的阴魂 / 064
- 十一、“眼镜蛇计划”即将启动 / 071
- 十二、灵堂前欲哭无泪 / 077
- 十三、杨二狗助纣为虐 / 083
- 十四、探情报误入温柔乡 / 090
- 十五、特派员命丧淫窟 / 096
- 十六、藏经楼上有蹊跷 / 102
- 十七、邂逅假冒新娘 / 107

- 十八、眼镜蛇暗度陈仓 / 113
- 十九、假财宝人间蒸发 / 119
- 二十、凌霄酒楼鸿门宴 / 125
- 二十一、李团长魂断遇仙寺 / 134
- 二十二、蹲守在三间半茶屋 / 142
- 二十三、鬼影憧憧运宝路 / 149
- 二十四、受伤的神秘内线 / 156
- 二十五、嘉定古城追仇敌 / 164
- 二十六、眼镜蛇重返遇仙寺 / 172
- 二十七、黄剑忠的激将法 / 180
- 二十八、杨麻子的白龙谷 / 187
- 二十九、杨文泰一怒为“绿帽” / 198
- 三十、地下室救出心上人 / 205
- 三十一、匆匆来去的灰鸽子 / 213
- 三十二、不为人知的隐秘小路 / 221
- 三十三、慧觉师太的毒计 / 229
- 三十四、逃亡在生死边缘 / 237
- 三十五、将援敌装进伏击圈 / 247
- 三十六、究竟谁是“黑熊” / 254
- 三十七、白龙谷巧摆迷魂阵 / 262
- 三十八、引蛇出洞与瓮中捉鳖 / 268
- 三十九、血泊中的压寨夫人 / 277
- 四十、发财梦断“嘉定号” / 284
- 尾 声 / 291

引子

黄剑忠正想进酒店婚礼大厅去照应一下场面，不巧杨文泰偕同娇小玲珑的局长夫人赵翠花，坐着一辆人力车姗姗而来。局长颇为富态，不像警察局局长，倒像个饱读诗书的绅士，儒雅斯文，一张嘴咬文嚼字，满脸堆笑。他夫人比他小了七八岁，外地人，漂亮精明，很能交际，有几分丰韵。他忙下楼迎了上去，“局长和嫂子大驾光临，不胜荣幸，请里边坐，里边请。”

手拄文明杖的杨局长，颇有绅士风度地摘下白手套，转身从赵翠花手里拿过礼品盒，“恭喜恭喜，区区薄礼，聊表心意。”接着一脸笑意地交给新郎官，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环顾四周问：“哎，美芹呢，怎么不见新娘子美芹呢？”

黄剑忠接过礼品盒，恭谦地解释道：“美芹说要去凌霄山遇仙寺还愿，也求菩萨保佑我们婚姻幸福。我叫她以后去，可她非去不可。我这里忙，只好叫杨二狗陪她去了，想是应该就回来了吧。”

赵翠花夫人趁机打趣，一挑丹凤眼说：“哟，美芹还没举行婚礼，还没进鸳鸯芙蓉帐，就急着去求观音娘娘保佑生个胖小子去了，明天去也不迟啊。听说遇仙寺里的观音菩萨很灵的。”

今天是县警察局刑侦科长黄剑忠与县国立中学校长的女儿美芹的结婚庆典。在凌霄县城里最大最豪华的凌霄酒楼里，婚礼即将举行。大门上斗大的“喜”字，扎着红绸，镶着金边。喜字下“黄剑忠先生、美芹小姐新婚大典”的红底黄字横幅，更将酒楼点缀得喜气洋溢。唢呐声激越欢快地吹奏着，招来很多街坊驻足观看，啧啧称赞。那领花桥，喜气洋溢地摆在楼梯口。

局长夫人嘴很厉害，能说会道，是一个惹不起的角色，喜欢和警察局的兄

弟逗笑，尤其是年轻英武、沉稳内敛的黄剑忠。也许是因为局长偏爱，她似乎对黄剑忠更多了一份关爱，但这只是黄剑忠开始时的感受，后来他慢慢体味到赵翠花的关爱有些变味儿，特别是她撩人的丹凤眼，一有机会便总是朝他飞眼儿，叫他有些受不了。有一次去她家找局长说事，局长不在，她却穿着睡衣走了出来，曲线玲珑地挨近他，笑嘻嘻地盯住他说：“兄弟，你不要整天忙，抽时间到嫂子这里来坐坐。你一个大小伙，除了关注工作还应该关注点别的，比如男女之事……”黄剑忠没在意，以为她又在逗笑，便要贫嘴道：“没有。穷啊，娶不起。嫂子是不是要给介绍一个？”那女人也颇有风情地将身子凑过来，笑着说：“你真是个傻瓜，想未来的老婆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又何必舍近求远呢？”黄剑忠这下没了招了，略带窘迫地边举手求饶边撤退：“不敢不敢，你是局长的夫人，局长是我的恩人。局长待你不薄，待我也不薄。要我和你背叛局长，你还不如枪毙我算了。”那女人哈哈一笑，笑得花枝乱颤，忽又恨恨地说：“那死东西，别看他斯斯文文正人君子的样子，可会潇洒了，凌霄县城里的戏班子才是他的家，嫂子我可是经常独守空房啊……”黄剑忠这才知道赵翠花有一半认了真，也不等她说完，转身跑了出去。从那以后，黄剑忠迫不得已才去局长家。即使见了面又出现这种情况，也假装不懂蒙混过去。

此时他不能蒙混，嬉皮笑脸地回应道：“嫂子的嘴就是厉害。”

杨文泰局长对他们的谈话含糊地“嘿嘿”了两声，但渐渐地，脸上收敛了笑意，眉宇间掠过一丝阴影。他手抚面颊略一沉吟，关切道：“何不叫人再去催催？”

“好，我这就去叫。”黄剑忠将二位让进大厅，安坐在岳父身边后，遵嘱派了黄三前去遇仙寺看看。这黄三是专练鹰爪功的，和黄剑忠是堂兄弟、铁哥们儿。

黄剑忠出生峨眉山武术世家，因一个特殊经历，被乡亲们背后叫作“狼崽”。他之所以能当上科长，全靠局长大人赏识。当初他在街头打抱不平，被局长遇见，见他拳脚功夫了得，不由得微微点点头。后因为犯事儿被抓到警察局后，局长听旁边的兄弟悄声议论，说他是峨眉拳宗师的后裔，便叫他

又来了几招，见黄剑忠铁砂掌、点穴术、梅花桩一样一样精彩呈现，虎虎生威，赢得兄弟伙一阵阵喝彩，杨文泰也笑逐颜开，当即问他：“兄弟，愿不愿意当警察？”黄剑忠好像没有听明白，直愣愣地望着局长的嘴。杨文泰又问了一遍，这回黄剑忠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天真的他，正愁自己一身好武艺无用武之处呢。

黄剑忠是知恩图报的，加上他办事可靠，遇事机灵，深得局长器重，不久就当上了科长。他和美芹也是托局长牵的线。对于局长，他真是感恩不尽。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局长对他态度有些不冷不热，不如前两年那样，他也没往心里去。局长忙，忙着治安，忙着剿匪，忙着应付国民党党部抓共党的差事，任务一重压一重。

此时的新郎官黄剑忠，穿着一身簇新的中山装，胸前的大红花映红了喜气的脸庞。他站在大厅之外的楼梯口，迎接着各方来客。他年近三十，浓黑的剑眉下，炯炯有神的双眼闪着武林中人的机敏与豪勇，英气勃勃的国字脸上，眼角眉梢都是笑意。他本一个出身寒门的小科长，有今天这如意的婚事、盛大的场面，怎么能够不喜上眉梢。他瞥了一眼坐在大厅前面的岳父大人，见他正神采飞扬地和本城几个政界和教育文化界的头面人物聊得热络，而自己的父母亲早在酒店后面张罗着，不时出来招呼亲家几个，眼角眉梢都堆满了笑意。警察局的同事们坐在另一堆，在悄声议论着什么“张献忠凌霄山藏宝”、“共产党即将进攻云贵川”之类的社会传闻，神情或平淡，或神秘，不时发出几声窃笑或者一串叹息。身逢乱世尚能如此，黄剑忠对眼前的场面总体感到满意，心里有些飘飘的，尤其想到自己和美芹的恋爱经历几多曲折，终于即将迎来今夜的洞房花烛，心里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凌霄酒楼外的大街上，又有一些客人骑着马，坐着轿，乘着黄包车，陆续走上楼来。酒楼大厅里，来宾相互招呼着，或三五成群地寒暄着，摆谈着一些自以为是新闻的消息，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黄三几个刚走，保安团团长李胖子就咋咋呼呼地走上楼来，大嗓门老远就吼开了：“黄剑忠你个臭小子，结婚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大哥我一声，要不是

杨局长，我这顿喜酒就喝不成咯。”

对一脸油光的李胖子的到来，黄剑忠有些意外。这李胖子是县长大人的小舅子，管着六七十支汉阳造和几支冲锋枪，横跨黑白两道，是个惹不起的人物，平时黄剑忠是敬而远之，没什么交道。但听他这一说，知道是杨文泰请来的，只得笑脸相迎，忙一边躬身往大厅让，一边客气道：“李团长大驾光临小兄弟婚礼，不胜荣幸，不胜荣幸啊。”

李胖子哈哈一笑，叫卫兵送上一个锦盒，然后跟杨文泰他们打招呼去了。黄剑忠心里不由得松了口气。

可又一个时辰过去了，还没见人回来，大厅里客人们也都基本到齐了，黄剑忠不由得暗自着急起来，频频向通向凌霄山的街道眺望，真希望美芹能早些回来，更希望那幸福的婚礼早些来临。

忽然，黄剑忠感觉衣角被扯了几下，低头看时，见一个乖巧的小女孩望着他，小手举着一个礼品盒和一封信，用奶气十足的声音说：“新郎叔叔，这是一个大个子叔叔叫我送给你的。”

黄剑忠掏出一个红包和一把喜糖送给小女孩，轻轻拍拍她的小脸。那女孩高兴地接过来，欢天喜地地走开了。黄剑忠疑惑地拆开那封信，见上面简单地写着：“剑忠贤弟：值此你和美芹的新婚大典，真诚祝你新婚快乐，幸福美满。因你知道的原因，恕不便亲自前来祝贺，送给弟妹一段衣料，也送你一柄短剑，略表心意。”他知道这是谁送来的礼物，也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尽管他们因不便言明的原因不能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但他心里同样充满了淡淡的暖意。黄剑忠瞥了一眼正说笑着的局长，侧身到酒楼的背静处，划了根火柴烧掉了那封信。然后打开礼品盒，一把刀鞘漂亮的短剑和鲜红的牡丹花府绸衣料，喜气洋溢地呈现在他眼前，他一时间心思飞到了别的事情上……

正当这时，黄三和杨二狗急急地跑了回来，脸上淌满了汗水。见了新郎黄剑忠，一把将他拽到门外，气喘吁吁地禀道：“大哥大哥不好了，新娘子失踪了。”

“什么？”黄剑忠此时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半天回不过神来。他惊异

地抓住杨二狗的衣襟，又追问了一次：“你说什么？”

“美、美、美芹妹子她失踪了。一起去的王国全也、也不见了踪影。”杨二狗仍旧喘着气，解释道，“我送美芹姐到遇仙寺后，叫国全陪她到大殿烧香还愿，我一个人在门外抽烟等她。可半天过去了也没见她 and 国全兄弟出来。我知道时间不早了，忙进去找她俩准备催催，可到处都找不见他们的踪影。问遍了里面的和尚和居士，都说不知道。黄三来了后，我俩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便赶紧回来向你报告。我实在对不起你大哥，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因饮酒过度而脸变成猪肝色的杨二狗，说着就跪倒在了地下，不断地以头撞地，泪流满面，悔恨交加。

黄剑忠惊呆了，如遭雷击一般，傻傻地站了半天，才在黄三的轻轻拍打中回过神来。此时，他恨得真想扇杨二狗两巴掌，但他知道该挨打的是他自己，明知道凌霄山这些年不太平，却还要同意美芹去遇仙寺还愿。其实美芹提出去还愿，他就有几分担心，特别是那个戴博士帽的眼镜和尚，是一道抹不去的阴影，因此这才叫了自己的助手杨二狗和国全二人一同前往，以防不测。可现在还是出了这等事情。“我真该死！”他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

当务之急是，没有了新娘子，这婚礼怎么举行？黄剑忠一阵着急，忙把杨文泰请了出来，向他报告了这个突发情况。杨局长脸色立即凝重起来，片刻后作出决定：“婚礼照常举行，刑侦科其余的兄弟立即出发寻找，把遇仙寺的里里外外都搜个遍，必须尽快找到美芹！”

杨二狗领着凌霄县警察们全副武装冲出警察局，向凌霄山飞马急驰而来，激起路人一片惊诧的目光。

是的，局长说的对，宾客都到齐了，自己和岳父母的面子还得护着，婚礼还得照常进行。但缺了新娘子怎么举行呢？黄剑忠着急地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杨文泰。

杨局长拉他到一个僻静角落，耳语了一番。

黄剑忠先是瞪大了眼。他虽然经常在杨文泰家走动，但从未听说他有这样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表妹，而且现在就住在他家里。职业习惯让他心里发

问：这位神秘的表妹是何许人呢？但他眼下又顾不了那么多，于是轻轻叹了口气，惴惴地问：“她愿意？”

杨文泰大包大揽，“嘿，我这表妹见过大世面，开明着哪。我是表哥，她得听我的。”

于是，这位从未谋面的局长的表妹爱莲，被人急急地找来，等说明缘由，果然略一踌躇就点了头，悄悄瞥一眼新郎官，一脸兴奋又羞涩的样子。没等她喘过气就被人拉进侧房，一阵梳妆打扮，然后顶着红盖头走了出来，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祝福的关切。在礼宾师的吆喝下，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夫妻对拜，拥入洞房，皆大欢喜。这场偷梁换柱的婚礼，热热闹闹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黄剑忠的父母似乎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一脸幸福地笑着，接受着一对新人的叩拜。

一、奇缘与孽缘

新郎黄剑忠，此时的内心火烧火燎、万分着急，心思已在凌霄山遇仙寺中逡巡，以致拜天地拜父母拜“新娘”时，脸上的肌肉紧绷着，动作变形僵硬，全没有平日的洒脱灵动劲儿。到了最后，他几乎就要撑不下去了。

只有这假冒新娘爱莲，感觉轻飘飘的，一切都那么美好而不真实，就像做了一个美梦。她被眼前喜庆热烈的气氛感染着，被新郎官的英俊潇洒影响着，被一种温暖梦幻的磁场吸引着，恍惚间感觉真的就是自己的婚礼，动作表情上不自觉地就有几分真情投入，一张俊俏的脸羞红得发热发烫。只是这一切都被鲜红的盖头遮住了，别人看不见她内心的秘密。黄剑忠心不在焉，当然也感觉不到。

举行完婚礼，临时顶替的新娘子被一领花轿抬入洞房，没人看出有什么破绽。杨文泰很得意自己的神来之笔，富态而神秘地笑着，不时用眼睛扫扫在场不知情的客人们。

黄剑忠再次对杨局长心存感激，更佩服他的老成持重。好容易举行完婚礼，他连盖头都没心思揭开就换上便装，揣上那把短剑和手枪，飞马向凌霄山赶来，身后扬起一路烟尘。

距县城十里之遥的凌霄山，高耸入云，气候异常，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都云遮雾障，很难见到它的真面目。山中佛道皆容，从山麓的报恩寺，到中山区的遇仙寺，到最高峰的卧云观，道观寺院遍山都是，云遮树掩，错落有致。僧侣、道人和朝山的香客更是络绎不绝，钟磬悠扬，香火旺盛。但因这些年被战争的阴云所纠缠，在这佛国仙山出没的不仅是出家弟子和香客居士，还有军警政要、流氓侠客、土匪特务，一时间风云际会，云谲波诡。美芹与黄剑忠的相识相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

黄剑忠飞马越过报恩寺，穿行在龙门溪畔的崎岖小路上，焦急的马蹄击碎了山林的寂静，美芹的下落不明让他心如火烧，不敢有片刻的耽误。一小时后，他来到了山中陡峭的九十九道拐下，因为奇陡，马不能上山，只能徒步攀援。他一个翻身下马，甩开大步登上了天梯般的石阶，以飞一般的速度攀登着，一处处残雪从眼前一晃而过，一缕缕云团在他脚下变幻飘浮。而他的前面，接连不断的石板路还在陡峭地延伸着，缠缠绕绕直入云霄。

爬上九十九道拐，再往上去就是邂逅美芹的杜鹃坪，杜鹃坪朝前走两里地，便到了美芹失踪的遇仙寺。两年前的一天，局长告诉她，杜鹃坪到遇仙寺一带，有共党游击队活动，国军已经介入调查追剿，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但更多的情况杨文泰没说，只叫他和杨二狗前往侦察，有了新情况向他报告。黄剑忠和杨二狗化装在山上了两天，累得要死，却什么线索什么“新情况”也没有发现，他假装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担心着不好回去向局长交代。他问杨二狗：“你说怎么办？”

杨二狗大大咧咧地回答：“找呗，还能咋样？”

之后在继续找寻的过程中，杨二狗世故油滑地告诉他：“你别担心。我看杨文泰叫我们搜查共党，只不过做做样子，大可不必认真。再说，抓共党是他妈的特务们干的事情，与我们警察何干？”下山后局长果然没有追问搜查的情

况和结果，不了了之。尽管他早知道局长大人内心深处的想法，但还是很佩服杨二狗的鬼机灵。

第三天的下午，他俩又漫不经心地在附近的山林和庙宇之间搜寻。

忽然，遇仙寺前，一个头戴博士帽、架着玳瑁镜的家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家伙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在这僧侣山民扎堆的地方显得十分突出。那家伙刚出遇仙寺时还步子很正腰杆笔挺，可一走出寺院不远就松弛了下来，走路如西门庆似的摇摇晃晃没了个正形，似乎一条山路都不够他踩，嘴里尖声尖气地哼着淫邪的民歌小调：“心尖尖的幺妹子哟，眼睛大来屁股翘。细细的腰杆儿随风摇，两个奶奶像红苕……哎呀呀我的乖妹子，柔柔软软让我抱。”

这家伙走到杜鹃坪一悬崖边，掏了一支烟正点着，眼睛陶醉似的望出去，目光在云海雾涛里游荡。正陶醉于云海山岚之间，忽听得前面的山崖上，有女声在绝望地呼救着：“救命啊！猴子、猴子逞凶了，救命啊！”只见他猛吸了一口烟，喷着浓浓的烟雾，慢慢悠悠地走过去，发现一姑娘正被一群顽劣的猴子围着嬉弄着，吓得她死死抱着一棵松树不敢松手，衣裳已有几处被猴子撕破，露出少女雪白的肌肤。而姑娘身旁就是雾气蒙蒙深不见底的山谷，稍一松手就会被凌霄山的色猴们推下云雾山谷去。那眼镜先是看了看姑娘的模样，然后捡起地上的木棍，又是吆喝又是比画地驱赶着。猴子们面对这突然的袭击，着实吃了一惊，来不及回头看清袭击者，便慌忙丢下那姑娘，爬树的爬树，下坎的下坎，一时间人来猴散。

眼镜望着四散逃去的猴子，得意地哈哈一笑。他把那惊魂未定的姑娘抱离悬崖边，又抬起她秀丽的脸庞看了看后，两只小眼顿然大放异彩，如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宝贝一般，立即就想占为己有，抱住那姑娘就不松手，也不管姑娘的感受，一阵贪婪的欣喜若狂，一派酒醉似的胡言乱语：“真的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哥哥我就是、就是上天赐给你的贾宝玉。我俩、我俩这是天、天作之合，缘分所至。”刚摆脱一群顽劣的猴子，却又来了一只戴眼镜的色猴，那姑娘奋力又无助地反抗着，一次次挣脱眼镜的非礼，同时再次发出一声声呼救：

“救命啊！快救命啊！”

跟踪而来的黄剑忠，远远看见那眼镜在对一姑娘非礼，不由分说立即冲上去，挥拳就给了那家伙几下。那头脑发热的家伙在这突然的打击下，趑趄着后退了几步，本能地把手伸进衣服似要掏枪，但马上又醒悟到什么缩回了手，狠狠地瞪着黄剑忠，立即比画着双拳作出对决的架势，凶猛地直向黄剑忠袭来。黄剑忠熟悉他那玉女拳路，一次次巧妙躲闪开去。同时沉着寻找着眼镜出拳的空当伺机出击。那家伙几招过后渐渐露出了破绽，被黄剑忠敏锐地发现，抓住机会朝他发起进攻，这家伙挨了这狠狠的一击，重重跌倒在地上，珉琅眼镜也险些摔碎在石板路上。仅这一个回合，他就感觉对方功力很深，自己不是对手。

其时杨二狗也赶来了，在一旁傻站着，看着这奇怪的三人，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再一看，戴眼镜的他认识，忙上前劝道：“停住，大家都停住。”然后给双方介绍道：“这是遇仙寺住持虚空法师，这是县警察局黄科长。大家都是自己人，误会了。”地下的那家伙听了介绍，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戴上眼镜和黄剑忠对视了片刻。黄剑忠也狠狠盯住他，没有丝毫退缩。这一身俗家打扮的虚空法师，也许还惦记着别的事情，不想在这里纠缠，转身悻悻地溜下山去了，临走又丢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妹妹，今天我可对你有救命之恩，我们一定后会有期。”

黄剑忠没有在意，自己留下救人，叫杨二狗跟踪那虚空法师，看他乔装打扮到山下干什么勾当去。既然是遇仙寺的住持，干吗又这副打扮。这年头，他这个刑侦科长早已经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黄剑忠从地上扶起吓得瘫软的姑娘，不知怎么办好。那姑娘无力地依偎在他怀里，委屈地尽情哭着，如雨打梨花。等黄剑忠掏出手绢，小心为她擦去满脸的泪水时，姑娘这才收住了哭声，抬起头望了望，一张帅气的脸庞映入眼帘，竟一下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救自己的人是早已心仪的黄剑忠，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识。不想今天在这样的时间地点与他相遇，肯定是刚才给观音娘娘烧的香显了灵！想到此，她羞涩地挣脱出来，瓜秧似的倚着一棵古松，半天不敢转过脸来。

路上，那姑娘边走边告诉他，她是县城国立中学校长的女儿，叫美芹。黄剑忠似乎听谁说起过她，人长得漂亮，精通琴棋书画，是当今难得的大家闺秀。那时他只当听了一个戏曲故事，这样的人儿只在戏曲里有，从未把这位传说中的大家闺秀和自己联系起来想过。纵使现在相遇，他仍然不敢去想。

他们继续向山下赶，这段路崎岖难走，须格外小心。美芹忽然被一块岩石绊着，身子一侧就要摔倒，黄剑忠马上伸出双臂扶住她。那一刻，两个年轻的身体相偎在了一起。但很快又彼此分开来，都窘得脸上发烫心里发慌。但似乎就是这一撞击，擦出了情感的火花，从此相互都有了一份牵挂。他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今天的意外相遇。他俩都认为这是上天的赐予，是注定的缘分。但后来经历了许多事之后，黄剑忠才恍然觉得，他和美芹的邂逅太过离奇太过巧合，一开始就有些突兀有点不同寻常。这是否有某种宿命的因素在里面：不同寻常的开始注定了不同寻常的结局。

黄剑忠回到局里，杨二狗见了他就拉他到一僻静处，神秘兮兮地对他说：“虚空法师去了局长家里，直到天黑都没见他出来。”说完，不等黄剑忠有什么反应，马上加重语气提醒道：“我猜想可能和杨文泰有关系。我们一个小小警察，还是别惹他的好。”听了这情况，黄剑忠心里有些失望。如果真像杨二狗所说和杨文泰有关系，那自己今天和眼镜的这个交道，打得可就有些麻烦了。他眼睛盯着迎面砖墙上的猴形花纹，感到这事情有点莫名其妙，怎么好事坏事都叫自己给碰上了？

后来听局长夫人赵翠花说，她有这么个表弟，在做点小生意，常到他们家走走。可一次黄剑忠在凌霄山执行任务时，偶然遇见夫人从遇仙寺出来，后面跟着戴眼镜的虚空法师，但已是一身袈裟和尚打扮。黄剑忠很奇怪，不由得跟了过去，却发现赵翠花在分别时，躲在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和一身袈裟的表弟紧紧拥抱在一起，样子有些依依不舍。

许多事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黄剑忠后来终于弄清楚，他们不是什么表兄妹，就是一对野鸳鸯。有时是眼镜到局长家去偷情，有时是夫人借了烧香去庙里约会。身处乱世，寺院里什么货色没有？黄剑忠对此见怪

不怪。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顶头上司身上，发生在风情万种的局长夫人赵翠花身上，想想就不是滋味。他暗自揣测，杨文泰可能只知道他们是“表兄妹”，不知道他们暗地里偷情，或许知道了也睁只眼闭只眼，这现在的事情真是说不清。

美芹和黄剑忠的恋爱，遭到要面子的校长父亲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己女儿天生丽质，知书达理，未来的归宿应该是某个显贵的家庭才是。黄剑忠出身贫寒，一介武夫，仅读过私塾，女儿嫁给他嫌委屈得慌，自己脸上也过不去。尽管美芹自己坚持，以至以死威胁他都不松口。还是后来警察局局长杨文泰知道了，亲自出马做工作，他不能不给面子；加上最近凌霄县也不太平，把女儿早点嫁出去也放心，校长大人才默许了这门亲事。听说父亲同意，她跑到黄剑忠的住所，相拥着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从此她更加肯定地认为，能和黄剑忠结为夫妻，是遇仙寺里菩萨保佑的结果。她那天去遇仙寺玩耍，请了两炷香，求菩萨保佑她能找个如意郎君的，不想当天就兑了现。所以在这段婚姻即将实现之前，她一定得去遇仙寺还愿，感谢观音菩萨的恩典，祈求她婚姻幸福，早生贵子。不料这天天刚亮她就上山，可一去就没了踪影。

眼看就要到来的幸福，瞬间就化为泡影，黄剑忠眼前一片虚空心里一阵绞痛。他发誓不找回美芹绝不罢休。想到此，他加快了攀登的速度。虽然这里海拔很高冷风刺骨，一颗颗汗珠还是从他脸上冒了出来。近年来，他们接到过好几起妇女在凌霄山上失踪的报案，可警察局局长只顾着虚张声势地抓共党地下党，很少将这事放在心上，不想这灾难却降临到自己头上。这是上天的捉弄还是人为的事端？他一路揣摩着，感觉应该是后者。他清楚自己平时结了一些仇家，都是社会渣滓和流氓坏蛋，极有可能借此机会报复。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人。

太阳偏西的时候，黄剑忠爬上九十九道拐，杜鹃坪上师姐的三间半茶屋，掩映在丛林中的遇仙寺，已经在视线之中了。

邂逅那天路过这里时，一阵冷硬的山风吹来，黄剑忠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披在美芹身上，她这才看见自己的衣襟被猴子撕破，露出白皙的肌肤和内衣，一

时羞得无地自容，急忙拉了拉男装的衣襟裹紧了身子。

一旁的黄剑忠说：“走吧，我送你下山。”

美芹瞥他一眼，点了点头。

美芹看着身上的男性服装，嗅着温热的淡淡的男性气息，一颗情窦初开的少女之心打鼓似的咚咚跳着。半晌后她抬起头来，却又碰着黄剑忠打量的眼神，立即如遭电击一般，慌忙避开了他的目光，一时间低头不语，只听见他们走路脚步声。走过一段路后，美芹姑娘鼓了鼓勇气，怯怯地开了口：“我、我早就知道黄大哥，对你一身的武艺和为人的正直，尤为敬佩。今天你、你救了我，美芹应该是因祸得福了。”但她没有说的是，最先引起自己对黄剑忠兴趣的，还是关于他“狼崽”的传奇。

面对一位美丽姑娘如此热情的表白，黄剑忠此生还是第一次，顿时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他岔开话题，问：“美芹小姐今天这是？”

美芹噘着嘴答道：“约了两个女友上山来玩，不想和她们走散了。刚才准备回山下去，没想遇到了这种、这种事。”说着，她停下脚步，望着他粲然一笑，真诚感激道：“幸亏你来了，要不……真不知怎么感谢你。”

黄剑忠发现她笑起来真好看，见她说着感谢的话，不以为意，“我是警察，职责所在，说什么感谢？”

遇仙寺是除报恩寺之外山中最大的佛刹禅林，寺院占地十余亩，山门前面有个小广场。此时已是黄昏，整个寺院里没有多少香火和朝山的香客，显得有些冷寂。此时，前来搜寻的弟兄伙全都站在山门的广场上，忧戚地望着他。黄剑忠从他们眼里读出了失望。

黄三也负疚地望着他摇摇头，“美芹姐仍旧没有音讯。只在寺院旁边的树林里发现了国全的尸体。”黄剑忠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忙推开弟兄伙走到他们背后的尸体旁，揭开王国全脸上的布单仔细观察着。黄三说：“是被麻绳勒死的，你看脖子这里。”他顺着黄三的指点，看见国全脖子上深深的勒痕，凶手手段非常熟练而残忍。